



## 禽鸟之勤

刘义彬

鸡是义园里最勤劳的动物。它们的勤劳，只有一个主题：找吃的。

它们在每一处堆有落叶的地方辛勤地刨食，刨出下面的虫子，刨出里面的果子，刨出主人撒下的饭粒或青菜叶。每当看到一只飞蛾或者蜻蜓贴着地面飞近时，它们放下骄傲的身段撒腿就追，追了一大截，最后很可能无功而返。在栀子树丛里，在金橘树下面，它们一遍又一遍寻找着，踟蹰着，每找到一只虫子便会欣喜地叨着跑出来，躲避同伴的争抢。厌烦的是，它们也会偷偷将义园的篱笆啄开，挖一个小缺口，以捉青虫的名义钻进去偷吃鲜嫩的菜叶。

我见过最落魄的鸡，是在滂沱大雨之下的树林里。它们躲在厚密的树叶下，并不十分避讳风雨，一边瑟缩着，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叹气声。但在黄昏来临前，它们就是不肯回自己的鸡窝去歇息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它们也是够拼的。

斑鸠是一种比较胆大的鸟，经常飞到义园的鸡群之中，或逡巡在鸡群的外围，低头抢食我们撒下的鸡饲料。我经常见到它们在与我相距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悠闲地觅食。当我试图再走近一些的时候，它们便会夸张地拍打着翅膀疾飞走。从林子里经过的时候，经常有斑鸠冷不丁地从桂花树或红梅树的枝叶间钻出来，呼啦啦向天空飞去。因为隔得太近，有时能吓你一跳。义园里树木很多很密，它们早已将这片树林当作自己的大本营了，几乎每棵大一点的树上都有鸟巢。有一次出来忘记关门，一只斑鸠竟然忘形地飞进一楼的房子里觅食。我恶作剧地将门关上，用网兜捉住它，然后又将它轻轻放飞了。

麻雀其实挺黏人的。它们就喜欢贴着人群活动，时不时飞到我身边不远的树上，或屋

顶上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有时喇地落在前坪，或前方的水泥小路上，叼起一粒谷子一枚果子一条虫子什么的，又飞回树梢，更起劲地咋呼着。麻雀偶尔成千上万掠过义园上空时的阵容令人惊叹，像一窝突然惊起的蜜蜂，迅疾变化着的队形时高时低，乱而有序，不知是在欢乐地歌唱着还是激烈地争吵着，引得树梢上的其他鸟儿频频侧目。它们飞过义园的后山坡很远了，急促的叫声还在空中回旋。

翠鸟也是义园的常客。它们是独行侠，经常孤零零站在水塘边伸出来的树枝上，警觉地四处张望着，偶尔发出几声婉转而清脆的啼鸣。突然，毫无征兆地，翠鸟像箭一般射向前方的水面。一道蓝光闪过，水面上刚刚绽起一片涟漪，翠鸟已经叨着小鱼站在水塘对面的树枝上了。

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鸟，每天早晨都要在义园周边高处的树上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我的眼睛经常会因此从书本上移开，看着对面的田野和山林，静心凝神谛听它们的合唱，试图分辨出这些歌唱家中有哪几位是我所熟悉的。

我对鸟儿充满了喜悦和感激，也带着几分寄托。我希望它们多带一些新伙伴来义园，充盈我不够厚实和多彩的生命，也帮我多捉虫子。为了酬谢它们的勤劳，我在义园里准备了一年比一年更丰盛的果实。我一直在兑现我的承诺：柿子树上面那一半果实归它们采收；樱桃我每年只尝尝味道，其余全给它们；李子树栽得多果实也多，我将大部分留给它们；还有乌梅、桃子、枇杷，都有它们的份。

## 两片云

刘闻冰

我家两只大白鹅  
一只圆圆一只顺顺  
我老家桂花林  
山清水秀  
飞鸟也英俊  
大白鹅是桂花林  
两片移动的云  
留在水泥地上的脚印  
是仄仄平平的  
乡村声韵

## 人潮退去

王家富

人潮退去 浯溪就静了下来  
整座山 更像山了  
山上的青石  
石头里的文字  
活跃起来 或跃出湘江  
或潜入江底 像鱼儿一样  
自由  
没有外人围观  
没有朝拜的眼神围猎  
文人墨客安放的汉字  
就挣脱束缚  
不再正襟危坐  
不再拘泥是楷是草还是行  
一律像黑蝌蚪似的  
在数字屏里跳跃  
在游客梦中撒欢  
仿佛顽皮的孩子 自由自在

## 收音机

张婷

午后，收音机里在讲述着一个故事，声音朴实，娓娓道来，如一泓深山的溪水，沉淀了白天的浮躁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红色收音机，孩子爷爷给的。当时，我是有些哑然的。家里手机、平板、电脑都排成队了。这收音机不就是好多大爷挂在手腕上遛弯的道具吗？嗯，先收起来，十年后我可能会用到吧。

退休后的节奏，闲散而松弛，只偶尔出去活动一下，多数是宅家里，每天不是刷手机就是平板追剧。时间长了，心灵的窗户开始抗议了，酸胀、刺痛，必须远离电子产品！于是，收音机提前上岗了。避开了电子屏幕的蓝光，双目如释重负。

听了一段日子，基本掌握了规律。收音机不能选择内容，反而了解到更多。听风格各异的歌曲、各种新闻和故事，听主播围绕社会热点话题评论前因后果，增长了见识。

印象最深的是外公的那台收音机。过去没电视，收音机是人们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工具。外公特别关心时事新闻和国际形势，《羊城晚报》《参考消息》订了十多年。他年纪大了，视力下降，经济虽不宽裕，却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收音机，那种古老的插电的收音机。外公如获至宝，每次都把耳朵凑近，几乎贴着收音机，听得格外专心，生怕漏了一个字。听到好消息，他眯着眼睛直点头，下巴那几根稀疏的胡子也跟着抖擻起来。

物质贫乏的年代，能通过收音机收听新闻、曲艺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至今难忘，每天收听长篇小说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时的痴迷。“谷雨快到了，哈尔滨的夜晚，还是凉风扑面，寒气逼人……”这个略带磁性的男中音，带着听众走进了1934年哈尔滨寒冷的春天。后来才知道，当时约有3亿人收听，可谓万人空巷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收音机早已褪去光环。但收音机陪伴过的时光，依旧如星辰般熠熠生辉。

## 『最后一个』也自豪

刘娟

坐在办公室，望着窗外的景色，阳光在树叶上舞蹈，空气中弥漫着油菜花的芳香。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噢。你是最棒的，加油！”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突然有种世界有意和我过不去的感觉。那天，我刚到公司，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的好姐妹蓉蓉被辞退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毫无征兆，说辞退就辞退了。公司的人议论纷纷，大家都有一种危机感，尤其是我。蓉蓉一走，和我一起进公司的员工，就剩下我一个了。

我心有余悸。我先后在三个公司打工，前面两个公司也是这种情况，走的走，裁的裁，和我一同进公司的员工一个个离开了，我成了最后一个。令人沮丧的是，那两个公司都倒闭了。我一次次失业，一次次重新找工作，我又成了最后一个。

好在家人遇事总是不慌不忙。“淡定，淡定。”他对我说，“你要换个角度看问题，你就不会这样不开心了。公司辞退员工好比大浪淘沙。你熬到了最后一个，恰恰证

明你优秀。”他的话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让我感到温暖，赶跑了我的忧虑，又一次燃起了我的希望。

在别人眼里，我一直是个坚强的女人。平日里大大咧咧，大多时候嘻嘻哈哈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败，我都会一笑而过，好像我是个天生的乐天派。我的生活总是充满阳光。其实，我也有烦恼的时候，也有脆弱的一面。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抚摸着自已内心的伤口，用尽各种办法为自己疗伤。

我时常想，为什么同样一件事，我看到的是麻烦和困扰，他看到的是正常和机会？是角度。我妈也常跟我说：“凡事别想太多，心别装太满。人生不求圆满，小满就好啦。”是啊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去看，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。

“最后一个”也自豪。去年是实体经济很艰难的一年。我作为一名民企项目外联经理主动出击，超前谋划，完成了各项任务，还通过了中级职称考试和成人高考。我对自己说，新年新气象，加油！

## 耕耘之歌

李克强

老家在涟水河畔的湘乡湖山。这里既是我的出生地，也是我成长的故土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曾继承老祖先的农钵，在村里挥锄头把，赶牛屁股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

老家在丘陵地带，以种植水稻为主。我父亲是农民，更是耕家。1953年我初中毕业回到农村，父亲对我说：“读了书不等于就不下地了。农民不种田，饿死帝王君，行行出状元！”言外之意，要我跟着他在家学种稻。

稻田是父亲的最爱。大部分时间，父亲都扑在稻田里。从育种、犁田、耙田、插秧、车水、扯草、抗旱、杀虫到收割，父亲都手把手教我，传授他的技术。他常说：“三年易考文武主，十年难考田秀才。”

村外，袒露着一丘接一丘的稻田，形状各异，大小不一，小则三分，大则三亩。如果是蓄水期，远远望去，这些稻田如一汪汪池塘，清波泛光。如果长成禾苗，和风吹拂，绿浪荡漾。如临近丰收，则金色匝地，稻穗累累。

稻田是博大的，如父亲的胸腔。父亲格外喜欢犁耙稻田，好像稻田是展示才艺的舞台。看父亲犁田，就像

看他在稻田里练书法，一行行清清楚楚，决不潦草，也极少涂改。看父亲打耙，就像工人开压路机，打耙一过，土块平整，像一本线装书。

俗话说，扶犁容易打耙难。犁地只是松土，打耙是要把泥块整平。犁地用力要均衡，避免把翻上来的土压下去。犁地都这么不容易，打耙就更难了。

耙上面是一米见宽的横木，下面是十来颗尖锐的钉齿。打耙时，双手握着横木，时而提起耙尖，时而压实耙尖。通过调控耙尖，像女人梳头发，将板结坚实的土块划碎，或把柔軟的土地理顺。掌耙时，两手要左右晃动着力，碰到坚硬的土块，还要拼命刺碎。父亲每次打耙时，都是满头大汗。这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打耙时，还要和前面拉耙的老黄牛保持一定的节奏。如果忽快忽慢，脚步不顺，尖锐的耙齿很容易扎上脚板。村里耕夫被齿耙刺伤的事故屡有发生，轻则上医院打消炎针，重则成破伤风惹出大麻烦。

父亲教我扶犁赶牛屁股，可他从来不让我掌钉耙。或许，他根本就不放心我打耙。身子孱弱的我，在父亲心目中，肯定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农民。或许这也是我拼命读书，想摆脱扶犁打耙命运的缘由吧。